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 
第一六九回 探消息施公淨宅 辦差使吳徐領簽

話說黃天霸找到老爺住的那座豆腐店的門首，見了老爺。老爺叫天霸會了店錢，倆又奔了涿州北門而來。天霸一邊走著，一邊低言悄語，就把弄鬼裝神，暗中探訪之事，如此這般，這般如此，細細的告訴了一遍。賢臣聞聽，不由心中歡喜：「似此說來，害佟六之事，那婦人雖未明言，據我看來，八成就是她了。這件事情，還套著別的事呢，必須訪個明白，此案才能斷清。還有一事，還要你去。你速到州衙，告訴知州王世昌，叫他速發簽，差兩個能幹的衙役，限三日內，或是白富全，或是賀重五，拿著一個，重重有賞。倘違誤，惟州官是問。」天霸答應。賢臣又說：「你告訴他後就回來。」

天霸奉命來到衙門口，正遇州官升堂問事。天霸進了衙門。州官見天霸上堂，躬身帶笑開言說：「二爺到此何事？」

天霸就將施公吩咐，叫拿白富全、賀重五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又說：「事情緊，叫老爺差派人速辦才好。」州官連連答應。好漢說罷，轉身下堂，出衙不表。且說知州見是欽差大人要的重情人犯，怎敢怠慢！在堂上抽籤二支，瞧了瞧該班的捕快：徐忠、吳沛。堂上高聲叫道：「徐忠、吳沛。」二人在堂下連忙答應。但見二人邁步上堂，公案前單腿一跪。知州王世昌，把兩支籤，標上名姓，捺在堂下說：「限三日內，把白富全、賀重五拿到一個，就算有功，回來重賞。」暫且不表。

且說那暗訪的賢臣，手拿卦板，肩背小藍包袱，自從與黃天霸分手之後，又奔了東街。登時到小衙衙土地廟，又是大聲的嚷叫，與昨日是一樣吆喝。說是：「淨宅，算命，斬妖，除邪！」且說朱氏佳人，同著禿丫頭慶兒，整整鬧了五更天，才得安頓。佳人哪裡睡得著呢？思前想後，心中害怕。不多時東方大亮，起來梳洗。禿丫頭弄飯，剛吃了飯，只聽街上大聲吆喝說：「淨宅，算命！」慶兒說：「姐姐，那個算命的先生又來了，何不請他進來，給咱淨淨宅？省得夜來混鬧。」朱氏無奈，只得依從著禿丫頭的主意，說是：「要請，你就請去，不怕多花點子錢，只要安靜了，誰不願意呢？」說得丫頭滿心歡喜，急忙來到街門，伸手拉開了門，將門開了，走出街門，潑聲拉氣說：「先生往這裡來罷，給我們家裡淨淨宅！怪不得昨日你說，我們院子裡不大乾淨，真就應了你的話咧。瞧不起你嘴歪，果然有靈兒。」賢臣聞聽，抬頭觀看，但見那家禿丫頭，站在門外，招手高叫。老爺說：「叫我麼？」丫頭說：「是喲！你打量叫誰，快走一步罷！我的癩先生。」老爺就知道是昨日晚晌，天霸前來混鬧，女子害怕，才叫淨宅。賢臣想罷，一癩一拐的來到門前。慶兒搬出一張炕桌來，搬了一張椅子，放在院內，賢臣坐下。只見禿丫頭說：「姐姐，叫那個算命的先生來咧，把昨日晚晌實情告訴他。」佳人說：「先生，我家昨夜晚晌，說起來令人驚怕。那天不過三更時候，院內忽然鬼哭神號，只聽拋磚撿瓦，四下亂響，細聽又象呼呼的刮大風，直鬧到東方發亮才休息。不知是神是鬼，求先生看一看，淨宅的謝禮格外從厚，多送先生。」

賢臣說：「待我看看，是個什麼怪。我一定給你把宅淨的除了根。」又故意的東瞧西看，把四面八方，瞧了個遍兒，假裝驚駭之狀，大聲說道：「啊！不好了！並非是別的邪物，原來是一個橫死之鬼，怨氣不散，前來顯魂。你若不早早將他除滅了，將來禍患不小。」佳人聞聽此話，隔著窗戶說道：「先生既知是一怨鬼，再細看一看，是男鬼是女鬼？」賢臣假裝著又瞧了多時，口呼：「娘子，我瞧他是個少年男鬼。」佳人聞聽是一個年輕的男鬼，不由的心中害怕，連忙往外開言說：「先生，可知道淨宅除鬼，用些什麼東西。好叫慶兒與你打點預備。」賢臣說：「不用別的物件，你把黃表紙找半張，舀點水來。」婦人說：「慶兒，你拿出去罷。」禿丫頭答應，復又眼望老爺說道：「先生還要什麼？好一總拿出來，省得回來回去，跑斷腿兒。」賢臣說：「別的東西，我是現成的。你就把水與紙拿出來。」慶兒答應，先擗了一張紙放桌上，放在施公面前，又將水拿來，放在桌上。賢臣把包袱打開，取出筆硯硃砂、白芨，打開了一本《玉匣記》看著。用白芨研了一研，提起筆來，照書上樣式，畫了幾道符，用手拿起來。心中暗想道：「這件事必須如此，方能套出女子口氣。如得其真情，將他傳到公堂，要完結此案，豈非易哉！」想罷，眼望屋內開言說：「給你畫了幾道符，拿去罷，貼在街門一道，每個窗戶各貼一道。還有一事，我的符能驅邪魔鬼怪，你們院內這個鬼，可不能制。他本是負屈橫死，無著無落的，閻君也不能管束他，皆因他還有幾年壽數，故此各處尋找仇人。大概死的不明白，焉肯善離此地？除非是知道這鬼的名字姓氏，寫在一張紙上，也不用貼，等到夜靜更深之時，用些燒紙銀錠，一同焚化。焚化的時候，必得將來歷祝告個明明白白的，怨鬼自然消滅。他若再有委屈，也只好等著仇人的陽壽將終，陰間告狀，憑閻君判斷去咧！」

賢臣外面說話，佳人聞聽，不由心中害怕，自己腹內暗說：「先生未卜先知，句句說的刺骨鑽心。他說是屈死鬼魂，前來作耗，把他名姓寫在紙上。我怎肯告訴他的姓名？人命關天，非同小可，倘若洩露機關，這還了得。丈夫在外，未知生死，若有不測之事，出頭露面，丈夫不知其中的底細，我這冤枉怎得申明？欲待不說真情實話，又怕夜來攪鬧，不得安靜。總恨萬惡凶徒無道理，萬副凌遲，罪還輕了呢！還不該橫死？蒼天那有報應？我看那門神灶君、家屯六神，都是枉然。你們就袖手旁觀，讓他進來，任他院內胡鬧，也不分個善惡是非。從今後再不燒香磕頭咧！」佳人腹內暗自沉吟。外面施公只是追問怨鬼姓名。佳人聞聽，不由的左右為難，偶然心生一計說：「先生，你把寫名字的一方兒，留下兩個字的空兒。焚化時，我自己填寫罷。」賢臣聞聽，不由的暗暗驚疑，腹內說：「如今婦人識字的就很少，此女真稱的起才貌雙全。」老爺想著，也難往下追問咧，只得將符寫完，眼望著慶兒說道：「把這一道符，到晚上焚化時，添上姓名，與燒紙銀錠一同焚化。」禿丫頭答應說：「這就好了麼？到半夜，再要鬧起來，我就罵你呀！明日再來了，我叫狗咬那好腿。」只聽屋內的女子說：「慶兒呀，給先生拿出卦禮去罷！」慶兒答應，走進去拿出錢來說：「先生，咱這是老價錢咧，昨日是一百，今日還是一百。又不費什麼事，這個買賣一天作這麼八□多宗，你倒發了財了呢！」賢臣笑了笑，將錢收起，告辭出門。

慶兒把他送出門外，抽身回去，關上街門。

賢臣手打卦板，順著大街往前走，竟奔七聖神祠而來。走到七聖神祠，賢臣見天晚，奔公館而來。天霸後邊跟隨。此時兩邊鋪面，點上燈燭。正走之間，抬頭一看，但見公館門首，燈光燦爛。施公、天霸走進公館，到了庭中。施安、關小西、計全、王殿臣、郭起鳳，一同迎出來請安。賢臣說：「本院昨日清晨出去，今晚回來，算是整整兩天。公館內可有什麼事情？」施安躬身回話說：「自從老爺去後，平安無事。」忠良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明日歇息一天，後日再到州衙理事。」再說徐忠、吳沛，二人不知究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